

《元宵谜》

主要角色

吕昭华：旦
郭廷章：小生
赵秀英：旦
吕刚中：老生
吕夫人：老旦
赵班侯：净
书童：丑

情节

吕昭华原配郭廷章，郭廷章寄吕家攻读。元宵佳节，郭廷章被友邀出逛灯，吕昭华与表妹赵秀英游郭书房，赵秀英戏穿郭衣扯吕昭华醉卧帐中。吕父归见，误女不贞，赶郭廷章出府，并令女自尽。吕舅父赵班侯适转任广东提督，乃携吕昭华赴任以避之。郭廷章更名章麟阁赴考，授广东学政。赵班侯嫁甥女于章麟阁，迎娶日，谜揭破，夫妻团圆。

根据《京剧汇编》第六十一集：马连良藏本整理

【第一场】

(四文堂、四大铠、赵班侯同上。)

赵班侯 (点绛唇) 威镇南阳，才高智广，奋鹰扬，久战沙场，功名麟阁上。
(念) 北剿南征数十春，胸藏韬略鬼神惊。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提刀定太平。
(白) 本镇、姓赵名超字班侯。官拜南阳镇总兵之职。今乃升堂理事之期。
左右，伺候了！

四文堂 (同白) 啊！
差官 (内白) 金牌下！
文堂甲 (白) 金牌下。
赵班侯 (白) 待我迎接。

(赵班侯迎。差官上。)

差官 (白) 金牌到来：赵超调任大同；先行见驾，再赴新任。见牌火速启行。
赵班侯 (白) 即刻登程。

(差官下。)

赵班侯 (白) 转堂！
(四文堂、四大铠同下。院子暗上。)
赵班侯 (白) 请小姐出堂！
院子 (白) 小姐出堂。

(赵秀英上。)

赵秀英 (引子) 幼承母训，谨守闺门。
(白) 爹爹万福！

赵班侯 (白) 少礼，坐下！
赵秀英 (白) 告坐。唤女儿出来，有何教训？
赵班侯 (白) 方才金牌到来。为父调任大同；先行进京见驾，然后再赴新任。想你姑父吕刚

中，现为礼部尚书，你姑母随任在京，正好前去探望。那大同地面，乃贼寇出没之所，不比南阳安谧。我想你留在姑母家中，待我平贼之后，再来接你。

赵秀英 (白) 女儿遵命。不知几时启程？

赵班侯 (白) 待为父将任内交代，办理清楚，然后择一黄道吉日；即刻登程。我儿整理行装要紧。正是：

(念) 只因眉宇英雄气，
赵秀英 (念) 暂别回肠儿女情。

(赵班侯、赵秀英、院子自两边分下。)

【第二场】

(郭廷章上。)

郭廷章 (念) 衣冠门第，儒素家风。

郭仲铭 (内白) 回府!

(四衙役、院子引郭仲铭同上，四衙役、院子同下，郭仲铭坐。)

郭仲铭 (白) 罢了! 罢了!

郭廷章 (白) 爹爹今日下朝，为何这等烦恼?

郭仲铭 (白) 只因为父今日触怒天颜，圣上道为父：近来办事，喜怒无常，渐露狂妄之状，难胜风宪之任；本应予重典，姑念供职南齐有年，不忍加诛。将为父削职为民了。

郭廷章 (白) 虽云圣恩浩荡，无奈爹爹立朝清正，恐不为小人所容。早早出京，以免后患。

郭仲铭 (白) 我儿言之有理。吩咐家丁，整理行装，即日登程。看衣更换!

(郭廷章向内。)

郭廷章 (白) 看衣巾前来!

(四家丁抬衣箱同上。)

郭仲铭 (唱) 我在朝中惭清正，
富贵功名有数春。
父子齐把阳关进，
从今且去乐园林。

(众人同下。)

【第三场】

(吕刚中、院子同上。)

吕刚中 (唱) 自古忠良多蹭蹬，
从来儿女总关情。

(白) 下官、吕刚中。浙江人氏。官居礼部尚书。夫人赵氏，膝下无儿，只有一女，名唤昭华。年方一十六岁，尚未婚配。只因好友左都御史郭仲铭，他有一子，名唤廷章，少年英俊，是我正想与他结为秦晋之好，不想他冒犯天颜，罢职还乡。为此，带了家传金如意，去往长亭。一来饯行，二来提亲。
家院，带路!

院子 (白) 是!

吕刚中 (唱) 催马且把长亭进，
等候好友郭仲铭。

(郭仲铭、郭廷章、四家丁同上。)

郭仲铭 (唱) 十里长亭下能行，
兄台情义海样深。

(白) 吕仁兄，候久了!
儿呀，见过吕伯父!

郭廷章 (白) 参见伯父!

吕刚中 (白) 贤侄免礼。转入长亭。

郭仲铭 (白) 请!

(吕刚中、郭仲铭、郭廷章同入亭坐。)

吕刚中 (白) 闻得仁兄今日出京，备有水酒，与兄祖饯。

郭仲铭 (白) 岂敢! 弟乃负罪之臣，不敢久停。告辞了!

吕刚中 (白) 圣恩广大，必无他虞。弟还有话叙谈，兄何去心忒急?

郭仲铭 (白) 儿呀，押着行李，先走一程。

郭廷章 (白) 是。

(郭廷章领四家丁同下。)

郭仲铭 (白) 仁兄有何金石良言，当面赐教。

吕刚中 (白) 我看令郎公子，少年英俊，定非池中之物；弟有一女，与公子同庚，愿附丝萝，未知尊意如何？

郭仲铭 (白) 闻得令媛四德俱全，兄既不弃，弟当从命。

吕刚中 (白) 既蒙金诺，愿求定物。

郭仲铭 (白) 这里有白玉双鱼，仁兄收下。

吕刚中 (白) 弟有祖传金如意，以作答礼。

郭仲铭 (白) 冰清玉洁，富贵有馀。

吕刚中 (白) 百炼精金，吉祥如意。

郭仲铭、吕刚中 (同笑) 哈哈……

郭仲铭 (白) 告辞了！

吕刚中 (白) 兄台且饮几杯。

郭仲铭 (白) 酒能乱性。

吕刚中 (白) 醴以合欢。

(唱) 家院，酒来！

郭仲铭 (唱) 良友去吾道孤我心难忍，且喜得临分别结下婚姻。了却我平生愿喜之不胜，我与你三两言定下姻亲。在长亭辞仁兄足跨金蹬，出京都到通州换船再行。

(白) 请！

吕刚中 (白) 请！

(郭仲铭下。)

吕刚中 (唱) 男有室女有家父母心尽，我与他五百年种下前因。回府去见夫人合家欢庆，且待我弃了官共乐园林。

(吕刚中、院子同下。)

【第四场】

(吕昭华上。)

吕昭华 (引子) 春日迟迟，画堂里，习绣针黹。

(念) 画楼深处倚新妆，花压栏干春画长。喜得椿萱多健茂，承欢色笑侍高堂。

(白) 奴家、吕昭华。我父吕刚中，官拜尚书，卿居宗伯。母亲赵氏。只生我一人，年方一十六岁。今年是母亲五旬整寿之期。为此，做双鞋儿，与母亲上寿。方才到堂前问安已毕，不免针黹一番便了！

(唱) 桃花飞雨柳飞棉，艳阳时节困人天。春晖冉冉多依恋，晋祝和谐享大年。

(白) 做了多时，有些困人，待我休息片刻。正是：

(念) 鸳鸯绣罢停针线，愿作鸳鸯不羡仙。

(吕昭华睡。吕夫人上。)

吕夫人 (唱) 夫荣妻贵多有本，有女无儿也慰情。

(白) 哦，昭华！

(吕昭华醒。)

吕昭华 (白) 母亲来了，万福！

吕夫人 (白) 女儿为何在此困睡？

吕昭华 (白) 女儿做些针黹，不觉一时困倦。故而在此瞌睡。

吕夫人 (白) 女孩儿家，不可白昼贪眠。

吕昭华 (白) 女儿记下就是。

院子 (内白) 老爷回府!

吕夫人 (白) 儿呀, 你爹爹回来了。随为娘同到二堂。

吕昭华 (白) 是。

(吕夫人、吕昭华同走圆场。院子引吕刚中同上。)

吕刚中 (念) 门下得来快婿, 家中报与贤妻。

(吕刚中、院子同进门, 吕夫人、吕昭华同迎。)

吕夫人、
吕昭华 (同白) (老爷) (爹爹) 回来了!

吕刚中 (白) 回来了。

(吕刚中、吕夫人同坐, 院子下。)

吕昭华 (白) 爹爹万福!

吕刚中 (白) 罢了。

吕夫人 (白) 老爷去往长亭, 为何许久方回?

吕刚中 (白) 这, 恭喜夫人, 贺喜夫人。我见郭世兄, 一表非俗——

(吕刚中视吕昭华。)

吕刚中 (白) 哦, 昭华, 回房去吧!

吕昭华 (白) 遵命。

(吕昭华出门听。)

吕刚中 (白) 将昭华许配了。

(吕昭华羞下。)

吕刚中 (白) 这有定礼白玉双鱼, 夫人收下。

(院子上。)

院子 (白) 启老爷、夫人: 舅老爷到。

吕夫人、
吕刚中 (同白) 有请!

院子 (白) 有请。

(赵班侯、赵秀英同上。)

赵班侯 (念) 且将弱女随姑母,

赵秀英 (念) 跟定天伦拜长亲。

(赵班侯、赵秀英同进门, 吕刚中、吕夫人同相迎。)

赵班侯 (白) 啊姐丈、姐姐!

吕夫人、
吕刚中 (同白) 啊(舅爷)(弟弟)!

赵班侯 (白) 儿呀, 拜见姑父、姑母!

赵秀英 (白) 参见姑父、姑母!

(赵秀英参拜。)

吕刚中、
吕夫人 (同白) 只行常礼。请坐!

赵班侯、
赵秀英 (同白) 谢坐。

(赵班侯、赵秀英同坐。)

赵班侯 (白) 为何不见甥女?

吕刚中、
吕夫人 (同白) 现在房中刺绣。如今, 她有了人家了。

赵班侯 (白) 不知是哪一家?

吕刚中 (白) 前任左都御史郭仲铭之子, 名唤廷章。

赵班侯 (白) 倒也门当户对。快唤甥女前来相见。

吕夫人、
吕刚中 (同白) 家院, 有请小姐出堂。

院子 (白) 请小姐出堂。

(吕昭华上。)

吕昭华 (念) 三春好景无人见, 一生爱好是天然。

(吕昭华进门。)

吕昭华 (白) 参见舅父!

赵班侯 (白) 甥女少礼。
女儿过来, 见过你家姐姐。

赵秀英 (白) 姐姐万福!

吕昭华 (白) 还礼! 数年不见妹妹, 不觉也亭亭玉立了。

赵秀英 (白) 几年不见, 不想姐姐有了人家啦。

(吕昭华羞。)

吕夫人 (白) 你妹子远来, 你可同她到后面歇息, 好生款待。

吕昭华 (白) 遵命。
贤妹, 随我后面用茶。

赵秀英 (白) 我不喝茶, 我要喝你的喜酒。

吕昭华 (白) 啐!

(吕昭华偕赵秀英同下。)

赵班侯 (白) 姐丈、姐姐, 弟有一言, 不知当讲不当讲?

吕刚中、
吕夫人 (同白) 但讲何妨!

赵班侯 (白) 只因大同乃是贼寇出没之所, 携带弱小, 多有不便。我有意将英儿留住尊府, 望姐丈、姐姐早晚训教, 待贼平之后, 再来接她。

吕刚中、
吕夫人 (同白) 你我至亲, 就依贤弟。不知侄女可有人家?

赵班侯 (白) 许婚同僚徐军门之子, 名唤徐熔。我这女儿虽然年已十五岁, 只是顽皮得紧。还请姐丈、姐姐分神教管。

吕刚中 (白) 如此, 就将侄女留在舍下, 贤弟只管放心前去。

赵班侯 (白) 如此, 小弟告辞!

吕刚中、
吕夫人 (同白) 为何如此忙迫?

赵班侯 (白) 大军俱在校场等候, 不便迟迟了。

吕夫人 (白) 唤秀英出来, 相送于你。

赵班侯 (白) 何必惹她啼哭, 我就此去也!

(唱) 我儿有了安身地,
今日便要赴戎机。
为国忘家臣子义,
将军此去马如飞。

(白) 请!

吕刚中、
吕夫人 (同白) 请!

(赵班侯下。)

吕刚中 (唱) 今日门楣添喜气,

吕夫人 (唱) 嫁女快婿我心怡。

(吕刚中、吕夫人同下。)

【第五场】

(郭廷章上。)

郭廷章 (引子) 回转家园, 痛严亲, 病赴黄泉。

(白) 小生、郭廷章。自回故里, 不幸爹爹一病身亡。也曾备下讣闻, 报知亲友。京中岳家必须另有书信。
院公哪里?

(院子上。)

院子 (白) 参见公子, 有何吩咐?

郭廷章 (白) 只因太老爷去世, 备有讣闻, 报知亲友。这有书信一封, 命你去往京中吕大人那里报丧, 不得有误。

院子 (白) 遵命。
 (院子下。)
 郭廷章 (白) 正是：
 (念) 未尽三年礼，常怀一片心。
 (郭廷章下。)

【第六场】

(吕昭华、赵秀英同上。)

吕昭华 (唱) 夹道垂杨一径凉，
 赵秀英 (唱) 风来水殿菱荷香。
 吕昭华 (唱) 绿槐高处新蝉唱，
 赵秀英 (唱) 心地清闲日倍长。
 吕昭华 (白) 贤妹，今日乃是我母亲寿诞之期，也曾备有酒筵，待爹爹下朝回来，好与双亲上寿。此时天气尚早，你我想个什么玩耍？
 赵秀英 (白) 今日天气很好。咱们上花园打秋千玩儿好不好？
 吕昭华 (白) 不好。
 赵秀英 (白) 咱们坐船采荷花，你瞧好不好？
 吕昭华 (白) 也不好。
 赵秀英 (白) 怎么也不好？
 吕昭华 (白) 好好花儿，为何要去采它呢？
 赵秀英 (白) 你是怕糟践了花儿啊，采一支也没有什么要紧哪？
 吕昭华 (白) 却不知：草木有本心，何须美人折？
 赵秀英 (白) 照你这么一说，就没人采啦？
 吕昭华 (白) 要采由他，不采由我。
 赵秀英 (白) 那我可没有主意了，姐姐，你想想吧！
 吕昭华 (白) 我与你下棋如何？
 赵秀英 (白) 不成。我不是你的对手，你就是让我几个子儿，我还是得输给你，我可不来。
 吕昭华 (白) 我与你钓鱼？
 赵秀英 (白) 我没有那样耐性，半天不一定钓上一条，我不钓。
 吕昭华 (白) 我与你分韵题诗？
 赵秀英 (白) 得啦，又是一件脑袋疼的玩艺儿。
 吕昭华 (白) 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倒难了。
 赵秀英 (白) 咱俩人再磨蹭一会，姑父也该回来啦。
 吕刚中 (内白) 嗯哼！
 吕昭华 (白) 远远望见爹娘来了。
 (吕刚中、吕夫人同上，吕昭华、赵秀英同迎。)
 吕刚中 (唱) 朝驾归来近午天，
 吕夫人 (唱) 良辰家宴在芳园。
 吕昭华 (唱) 愿我二老多康健，
 赵秀英 (唱) 一家欢乐似神仙。
 (吕刚中、吕夫人同坐。)
 吕昭华、
 赵秀英 (同白) (爹娘) (姑父母) 请上，受 (女儿) (甥女) 庆贺。
 (吕昭华、赵秀英同拜。)
 吕刚中、
 吕夫人 (同白) 哈哈，生受你们。
 (吕刚中、吕夫人、吕昭华、赵秀英同入席，同饮。院子上。)
 院子 (白) 启老爷：山阴郭老爷有书呈上。
 吕刚中 (白) 哎呀，郭仁兄休矣！
 吕夫人 (白) 老爷何出此言？
 吕刚中 (白) 郭仁兄与我至好，怎么不亲自修书，却叫廷章写信？定有不测。快把书呈上。

(〔牌子〕。吕刚中看书。)

吕刚中 (白) 果然郭仁兄休矣!
(吕昭华低头。)

吕刚中 (白) 儿呀, 回房去吧!

赵秀英 (白) 哟, 您还没过门哪, 听说公公死啦, 就这么难受啊!
(吕昭华、赵秀英同下。)

吕刚中 (白) 家院, 好好款待来人, 待我备下祭礼, 差人前去祭奠。
院子 (白) 是。
(院子下。)

吕刚中 (白) 夫人, 我因郭仁兄下世, 看破世情, 意欲告职回家; 女婿接到家中, 供给膏火, 以求上进, 我心愿毕矣。但有一件——
吕夫人 (白) 哪一件?
吕刚中 (白) 那秀英侄女, 还是送往大同, 还是带回钱塘?
吕夫人 (白) 目前兄弟有书信前来, 说他有调任消息。莫如把英儿带往故里, 待我修书, 报告兄弟便了。
吕刚中 (白) 如此甚好。待我修下章本, 奏明圣上, 告病还乡。
吕夫人 (白) 老爷不曾有病。
吕刚中 (白) 你真是个妇人见识。这是我们告职的老规矩。
吕夫人 (白) 到底不能不算欺君。
吕刚中 (白) 少说闲言。正是:
(念) 看破世情辞朝去,
吕夫人 (念) 林下安居做福人。
吕刚中 (白) 好一个做福人。哈哈……
(吕刚中、吕夫人同下。)

【第七场】

(书童上。)

书童 (念) 诧异诧异, 丈人来接没过门的女婿。
(白) 我、王小便是。在郭家当了一名书童, 只因我家老爷罢职回乡, 一病不起, 小名就叫死啦。我家少爷在家守孝, 已经一年多了, 不想他丈人吕刚中, 告病回家, 要接我们少爷到他们家去。不免报与少爷知道。
有请少爷!

(郭廷章上。)

郭廷章 (念) 春露秋霜多感慨, 家居读礼又秋冬。
(白) 何事?
书童 (白) 我告诉您一件新鲜事。
郭廷章 (白) 有什么新鲜事?
书童 (白) 刚才小子在街上遇见吕大人家院, 说他们老爷不做官啦, 回了浙江啦, 也到绍兴啦。
郭廷章 (白) 他乃省城人氏, 到我绍兴做甚?
书童 (白) 少爷请想, 他为谁来的?
郭廷章 (白) 这倒不知。
书童 (白) 他老人家来接您的。
郭廷章 (白) 他接我做甚么?
书童 (白) 接您一块儿去住。
郭廷章 (白) 胡说! 我与他虽是翁婿, 但他女尚未过门, 如何使得!
书童 (白) 那您二位去商量吧, 我可不管啦。
院子 (内白) 吕大人到。
郭廷章 (白) 快快有请!
(郭廷章出迎。)

书童 (白) 有请!
(吕刚中、院子同上。)

吕刚中 (唱) 辞官得遂归田愿，
关心亡友走一番。

郭廷章 (白) 啊伯父！

吕刚中 (白) 贤侄！

郭廷章 (白) 请！

吕刚中 (白) 请！

(吕刚中、郭廷章同进门。)

郭廷章 (白) 伯父请上，侄儿叩拜！

吕刚中 (白) 只行常礼。请坐！

郭廷章 (白) 告坐。伯父驾到，恕侄儿孝服在身，未曾远迎。伯父恕罪！

吕刚中 (白) 岂敢。不知贤侄景况如何？

郭廷章 (白) 先父做了一世清官，不问可知。

吕刚中 (白) 贫乃士之常，我看你少年英俊，岂能久困。我有一言要与你商议。

郭廷章 (白) 伯父有何吩咐？

吕刚中 (白) 我不愿为官，已告病回乡。有意接你同往省城，你是料无推辞的了？

郭廷章 (白) 伯父之命，本不敢违。奈小侄孝服未满，不便寄居尊府。

吕刚中 (白) 我与你父交好多年，又有姻亲之约，这有何妨！

郭廷章 (白) 小侄遵命。

吕刚中 (白) 家院！

院子 (白) 在。

吕刚中 (白) 命你准备船只，请郭公子即日同我回转省城。我要先行一步，告辞！

(唱) 至亲何必言太谦，
两家至好已多年。
贤侄随我钱塘转，
明日早间好登船。

(吕刚中下，院子随下。)

郭廷章 (白) 这是哪里说起，好个执性的老先生！

书童 (白) 这可没法儿，您就上他家去住吧。

郭廷章 (白) 只恐出入不便。

书童 (白) 什么便不便，他们小姐，反正和您是那么一档子。

郭廷章 (白) 胡说！快快预备行李，随我登程便了！

(唱) 事到头来无计挽，
此时叫人进退难。

(郭廷章下。)

书童 (白) 这档子事也算新鲜，没过门的女婿，就搬到丈人家去住啦。今儿晚上收拾行李，明日就要上省城玩去啦。我们少爷老说不方便，这要遇见急猴儿还巴不能够呢！

(书童下。)

【第八场】

(吕昭华上。)

吕昭华 (唱) 园林清旷多风景，
教人回忆幼年情。

(白) 我吕昭华。从我父告职还乡，一家来到原籍，甚是安乐；又兼秀英妹妹性好诙谐，倒也十分有趣。日前我父往山阴郭家吊唁，观看他家贫寒，有意将他接到此地，攻书上进。想爹爹这样行事，分明是爱惜女儿呀！

(唱) 怕他志气多凋丧，
使他适意念文章。

(赵秀英上。)

赵秀英 (唱) 适才窥见姐夫像，
女貌郎才两相当。

(白) 姐姐！

吕昭华 (白) 妹子从哪里来?
 赵秀英 (白) 从姑妈房中来, 姑父从绍兴回来啦!
 吕昭华 (白) 噢, 我爹爹回来了, 待我前去问安。
 赵秀英 (白) 慢着! 这回不是老爷子一个人回来的, 还带了一个好宝贝来呢。
 吕昭华 (白) 什么好宝贝?
 赵秀英 (白) 是这么大一个活蹦乱跳的活猴子。
 吕昭华 (白) 哪有这么大的猴子, 爹爹带它来做什么? 我却不信。
 赵秀英 (白) 我多会儿说过谎。这个猴子, 又白又胖又会说人话, 简直的成了猴子精啦。
 吕昭华 (白) 这倒有趣, 待我前去观看。
 赵秀英 (白) 您别忙, 看的日子在后头哪, 以后您要看他还怕他不答应吗? 我听见姑父说, 这个猴子还认得字, 要叫他在这书房里念书哪!
 吕昭华 (白) 这真奇怪!
 (赵秀英看。)
 赵秀英 (白) 哟, 说着说着, 姑父带着猴子来啦。咱们姐儿俩在墙后头躲一会儿吧。
 (吕昭华、赵秀英同躲。)
 吕刚中 (内白) 贤侄请!
 (吕刚中、郭廷章同上。)
 吕刚中 (唱) 结庐人间乐为主,
 小有园林好读书。
 (白) 贤侄, 你看这间书房, 就是你读书之处。
 郭廷章 (白) 多谢伯父。
 吕刚中 (白) 贤侄, 有道是:
 (念) 自古三载不窥园,
 郭廷章 (念) 一心要学古圣贤。
 (吕刚中、郭廷章同下。)
 赵秀英 (白) 姐姐, 看见这猴子没有?
 吕昭华 (白) 啐! 分明是人, 怎说是猴子呀!
 赵秀英 (白) 这就是我姐夫。姑父留他在这儿住, 叫他在这书房念书。咱们以后可就不能到花园玩来喽!
 吕昭华 (白) 啐!
 (赵秀英跑下, 吕昭华追下。)

【第九场】

(四太监、大太监同上。)
 大太监 (念) 长途风雪三十里, 一封诏下九重天。
 (白) 咱家、司礼监是也。今奉圣命, 去往浙江调取吕刚中, 就此前往。
 孩子们, 趲行者!
 四太监 (同白) 喳!
 (四太监、大太监同下。)

【第十场】

(吕刚中上。)
 吕刚中 (唱) 宛若星桥铁锁开,
 不愁无月照人来。
 (白) 老夫、吕刚中。自从告归武林, 倒也十分快乐。今乃上元佳节, 我已备下酒筵, 合家庆赏, 只是郭贤侄在此, 未便邀他同坐。
 家院!
 院子 (内白) 有。
 (院子上。)
 吕刚中 (白) 吩咐厨下, 备下精致酒肴一分, 送到花园, 请郭公子自赏元宵。老爷今日十分欢悦, 赏你们猪肉五斤, 绍酒两大坛。大家去饮。

院子 (白) 遵命。
(院子向内。)

院子 (白) 老爷有命：吩咐厨下备下精致酒肴，送到花园郭少爷那里；又赏我们猪肉五斤，绍酒两大坛。大家同饮。

众家人 (内同白) 多谢老爷！

院子 (白) 启老爷：吩咐已毕。

吕刚中 (白) 知道了。
哎呀且住，今夜抚院约我到紫阳山饮宴，不便推辞。
家院！

院子 (白) 有。

吕刚中 (白) 告知夫人：家宴不必等我，小心看守门户，我去赴抚院之宴。带马伺候！

院子 (白) 是。
(院子带马。)

吕刚中 (唱) 月色装成银世界，
灯光满地庆笙歌。

(吕刚中下。)

院子 (白) 老爷到抚台大人那里赴宴去了，我们今天要开酒戒了！
(院子下。)

【第十一场】

(张子寿、李福亭同上。)

张子寿 (念) 过了一年又一年，
李福亭 (念) 元宵佳节是今天。
张子寿 (念) 有心去把窑子逛，
李福亭 (念) 腰里没有那个钱。
张子寿 (白) 我、学生张子寿。
李福亭 (白) 我、学生李福亭。
张子寿 (白) 福亭，我从黄岩县来到省城，遇此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正好逛逛窑子。只是腰里没有“孔大哥”，怎么办？
李福亭 (白) 哎呀我的老叔台，您怎么这么糊涂哇？
张子寿 (白) 我又糊涂啦，你有主意吗？
李福亭 (白) 除去人的主意以外，我全有。
张子寿 (白) 依你便怎、怎、怎么样、样、样啊？
李福亭 (白) 您记得，我们考书院老考第一的那个郭廷章吗？我们把他拉上，那孩子是个雏儿，叫他花多少他得花多少。
张子寿 (白) 他要是不花呢？
李福亭 (白) 他不花剥他的衣裳！
张子寿 (白) 你真有主意。
李福亭 (白) 这点主意都没有，白做了吃饭的秀才。
张子寿 (白) 就这么办。正是：
(念) 二人主意定，
李福亭 (念) 要找“腰里横”。
张子寿 (白) 什么叫“腰里横”？
李福亭 (白) 腰里有钱还不横吗？
张子寿 (白) 你别挨骂啦！
(张子寿、李福亭同下。)

【第十二场】

(郭廷章上。)

郭廷章 (唱) 每逢佳节多伤感，
贫贱依人总是难。

(白) 小生郭廷章。去年孝服已满，回过山阴，再转武林，吕伯父有完婚之意。只是我功名未遂，焉能议及家室？今乃上元佳节，不免到伯父、伯母堂前叩贺。管家哪里？

(院子持酒壶醉态上。)

院子 (白) 哪一位？原来是郭公子。有何吩咐？

郭廷章 (白) 烦劳通禀老爷、夫人，说我要当面叩贺上元佳节。

院子 (白) 我们老爷到抚台大人那里去了，夫人那里有二位小姐，多有不便，请郭少爷免了吧，我要睡觉去了。

(院子下。)

郭廷章 (白) 真正是个蠢才！

(书童上。)

书童 (念) 说着蠢才，蠢才就来。

(白) 回禀相公：张、李二位相公来啦！

郭廷章 (白) 真正讨厌，回他不见！

书童 (白) 他两个一定要见。

郭廷章 (白) 要见就见。

书童 (白) 有请二位。

(张子寿、李福亭同上。)

张子寿 (念) 摇摇摆摆摆摆摆，

李福亭 (念) 两个擦白似元宵。

(郭廷章迎。)

郭廷章 (白) 啊二位兄台！

张子寿、
李福亭 (同白) 啊郭仁兄！

(郭廷章、张子寿、李福亭同进门。)

郭廷章 (白) 请坐！

张子寿、
李福亭 (同白) 谢坐。

郭廷章 (白) 二位降临必有见教？

张子寿 (白) 我们爷儿俩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一来给你拜个晚年，二来约你出去看放火的去。

郭廷章 (白) 放火乃是凶事，看它做甚！

张子寿 (白) 不是那样的放火，是搭个架子，挂上好些今花花绿绿的球儿——

郭廷章 (白) 敢是放焰火？

张子寿 (白) 对啦。常言道的好：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吗！

郭廷章 (白) 弟有小恙在身，不能奉陪。

书童 (白) 您哪儿有病啊，出去玩会儿去，怕什么的？

张子寿、
李福亭 (同白) 你当面扯谎！你要不去，我要拉你出去啦！

郭廷章 (白) 如此，待小弟换了衣服，同行就是。

张子寿 (白) 你人本就漂亮，还何必换衣服哪！

郭廷章 (白) 取笑了。

(郭廷章换衣，带金如意。)

李福亭 (白) 你带的是什么？

郭廷章 (白) 此乃金如意，小弟定亲之物。乃是无价之宝。

(张子寿、李福亭同作眼色。)

郭廷章 (白) 童儿，我同张、李二位相公出去逛灯，不可叫吕大人知道。

书童 (白) 您可早点回来，别闹一夜。

郭廷章 (白) 我知道。这件衣服放在房内，我去去就回。正是：

(念) 无意游春景，

张子寿、
李福亭 (同念) 偏逢捣乱人。

(郭廷章、李福亭同下。张子寿去而复转。)

书童 (白) 全走啦！回来一位。

张子寿 (白) 你说什么？

书童 (白) 我们少爷不爱热闹，你偏邀他，你怎么不邀我呀？

张子寿 (白) 你们少爷今天晚上我不让他回来啦，你要闷的慌，不会偷着遛遛去吗？傻孩子！

书童 (白) 怪不得你脸上勾着这个呢，敢情一肚子是坏！

张子寿 (白) 我坏？你是胎里坏！

(张子寿下。)

书童 (白) 他们全走啦！我也把衣裳换换，我也遛遛去！

(院子上，与书童对撞。)

院子 (白) 我那茶锅里煮着元宵哪，我瞧瞧开了没有，你在这里乱撞什么呀？

书童 (白) 我们少爷出门去，叫我跟着。劳您驾看看屋子。

院子 (白) 你们几时回来？

书童 (白) 今晚上我们少爷不回来。

(书童下。赵秀英上。)

赵秀英 (白) 院子，你们说什么？

院子 (白) 郭公子主仆出去看灯，今晚上不回来了。

赵秀英 (白) 你瞧你醉的这个样儿，快躲开吧！

(院子下。)

赵秀英 (白) 原来郭公子出门不回来啦，我不免拉着姐姐逛花园便了。

(赵秀英下。)

【第十三场】

(吕昭华上。)

吕昭华 (唱) 华筵罢后初更动，
双颊潮添酒量红。

(赵秀英上。)

赵秀英 (唱) 元宵佳节笙歌弄，
翠绕珠围锦锈丛。

(白) 姐姐。

吕昭华 (白) 妹子来了，请坐！

赵秀英 (白) 空坐着有什么意思？你看这么好的月色，咱们老没有逛花园啦，你跟我上花园步步月，你看好不好？

吕昭华 (白) 我不去。

赵秀英 (白) 哟，你不去，难道花园里有虎豹吗？

吕昭华 (白) 哪里有虎豹哇！

赵秀英 (白) 才郎？

吕昭华 (白) 啐！

赵秀英 (白) 您听错了。我说的是虎豹豺狼的豺狼，不是才郎。你怎么心里净惦记那个才郎啊！

吕昭华 (白) 你难道忘怀了么，我爹曾经嘱咐与我，不可再到花园。我是不去的。

赵秀英 (白) 我姑父不叫你到花园不是为别的，因为我姐夫住在那儿不方便，所以不叫我们去。我姐夫今晚上出门去了，一夜不回来。

吕昭华 (白) 你是怎么知道？

赵秀英 (白) 院子说的。

吕昭华 (白) 他回来不回来与我什么相干？

赵秀英 (白) 他不回来，咱们姐儿俩好逛花园呀。怎么不相干！

吕昭华 (白) 你要去自己去，我是不去的。

赵秀英 (白) 好姐姐，陪我逛一趟，下次不找你就是啦。

吕昭华 (白) 我不去。

赵秀英 (白) 姑丈到抚台衙门去啦，姑妈睡觉啦，姐夫又不来，您跟我去一会儿吧。

吕昭华 (白) 你我前去，千万不要叫我爹爹知道。

赵秀英 (白) 好姐姐，跟我去吧，我决不能叫姑父知道。

吕昭华 (白) 如此, 妹妹请!
 (唱) 一年几见月当头,
 (吕昭华下。)
 赵秀英 (唱) 好趁良宵结伴游。
 (赵秀英下。)

【第十四场】

(四文堂、赵班侯同上。)
 赵班侯 (念) 黄金甲锁雷霆鼓, 红锦绦缠日月符。
 (白) 本帅、赵班侯。蒙圣恩升授广东提督。路过武林, 正逢正月十五上元佳节。本待先到姐夫家中, 接我女儿一同赴任。怎奈奉有圣命, 叫我私查两浙军政, 恐防泄漏, 不免乔妆闲步, 一来暗查军政, 二来探恤民隐, 待公务完毕, 再往吕府看我女儿便了。
 左右!
 四文堂 (同白) 有!
 赵班侯 (白) 看衣更换!
 四文堂 (同白) 是。
 (赵班侯换衣。)
 赵班侯 (白) 远远跟随, 就此去也!
 四文堂 (同白) 啊!
 (四文堂同下。)
 赵班侯 (唱) 为国忘家古有训,
 先申公义后私情。
 乔妆改扮计已定,
 (郭廷章、张子寿、李福亭同上, 过场, 同下。)
 赵班侯 (唱) 只见一人貌超群。
 (白) 且住, 方才三人之内, 一位少年相貌非凡, 定是未遇时的英俊。我不免赶上前去, 学那尉迟恭月下访白袍便了!
 (唱) 我看此人多英俊,
 月下访贤效古人。
 (赵班侯下。)

【第十五场】

(郭廷章、张子寿、李福亭同上。)
 张子寿、
 李福亭 (同白) 到了窑子门啦!
 郭廷章 (白) 天不早了, 我要回去了。
 张子寿、
 李福亭 (同白) 咱们看了半夜灯, 肚子也有点饿啦, 腿也累的慌啦。这是我们亲戚家, 咱们进去歇歇腿儿, 喝口水儿, 你说得儿不得儿?
 郭廷章 (白) 但不知是哪位兄台亲眷?
 张子寿 (白) 是我丈人家。是他外公家。
 李福亭 (白) 你外婆也是从这里头出来的!
 张子寿 (白) 别挨骂啦! 咱们进去吧。
 王八鸨儿!
 (鸨子上。)
 鸨子 (念) 身在烟花巷, 每夜换新郎。
 (白) 原来是三位相公。里面坐!
 郭廷章 (白) 这是勾栏院。怎说是二位兄台的亲戚?
 张子寿、
 李福亭 (同白) 她跟谁不是亲戚?

鸨子，把你们姑奶奶叫出来，我们见见。

(鸨子向内。)

鸨子 (白) 姑娘，到前边见客来!

(四妓女同上。)

张子寿、

李福亭 (同白) 我们包圆儿，你给预备上等酒席，撒开了算钱，没错!

鸨子 (白) 我们姑娘多，你包得起吗?

张子寿 (白) 怎么包不起! 我告诉你，要命不要钱是病人，要钱不要命是强盗，又要钱又要命是花子，不要钱不要命是嫖客。你就摆酒吧!

鸨子 (白) 接着财神爷啦!

(鸨子摆酒。)

郭廷章 (白) 我要回去了。

张子寿、

李福亭 (同白) 真是个书呆子，坐下吧!

(张子寿、李福亭同拉郭廷章入席。赵班侯上。)

赵班侯 (白) 来此勾栏院。方才看见那个少年入此院中，我不免假意寻花，结识此人。鸨儿哪里?

(鸨子出迎。)

鸨子 (白) 原来是位军爷。请进!

赵班侯 (白) 我要在此挑选美人，唤她们快来!

鸨子 (白) 我们这里的姑娘，今天有人包了圆啦。

赵班侯 (白) 在哪间屋内?

鸨子 (白) 在上房。

赵班侯 (白) 原来这少年有此豪情。

鸨儿，我只在厢房中歇息片刻，照样把钱与你。

鸨子 (白) 如此，您请厢房坐吧!

(赵班侯下。)

张子寿、

李福亭 (同白) 吃饱了，喝足了，鸨子，我们要走啦。

鸨子 (白) 请您赏钱吧!

张子寿、

李福亭 (同白) 多少?

鸨子 (白) 连包圆儿带酒席，三百两银子。

张子寿 (白) 不多不多，反正有花钱的。

(张子寿向郭廷章。)

张子寿 (白) 老兄，我们腰里一文不文，求您抵挡一阵。

郭廷章 (白) 不知多少银两?

张子寿 (白) 三百两。

李福亭 (白) 三百九十两九钱九分九厘九毫。

郭廷章 (白) 小弟不曾带有许多!

李福亭 (白) 不要紧。您不是带着无价宝哪吗，那东西值的多呀!

郭廷章 (白) 那是定亲之物，岂可作狹游之用?

张子寿 (白) 您先把它放在这里，明天拿银子来取。

郭廷章 (白) 这个使不得。

李福亭 (白) 好说不行，我要硬做啦。

(张子寿、李福亭同搜出金如意。赵班侯上，打，夺回金如意。张子寿、李福亭同跑下。)

郭廷章 (白) 多谢老丈相救!

赵班侯 (白) 岂敢! 相公金如意在此，就请收下。

(赵班侯交还金如意，郭廷章收。)

郭廷章 (白) 请问老丈尊姓?

赵班侯 (白) 我乃过路之人，另有公干，不便留名。请问相公尊姓大名?

郭廷章 (白) 小生郭廷章。

(赵班侯背供。)

赵班侯 (白) 郭廷章三字哪里听过，怎么一时想他不起？
 (赵班侯向郭廷章。)
 赵班侯 (白) 相公，你我虽是萍水相逢，我看你少年英俊，以后不要交那样的朋友，弄出事来，再要像我这样人替你解围，恐怕不容易了。
 郭廷章 (白) 多谢金言。告辞！
 赵班侯 (白) 你我意气相投，何妨在此畅饮一夜？
 郭廷章 (白) 晚生奉陪。
 赵班侯 (白) 鸨儿，备酒！
 鸨子 (白) 是啦！
 (鸨子下。)
 赵班侯 (白) 正是：
 (念) 逢场作戏刚劲节，
 郭廷章 (念) 偷得浮生一夜闲。
 (赵班侯、郭廷章同下。)

【第十六场】

(吕昭华、赵秀英同上。)
 吕昭华 (唱) 当头明月圆如镜，
 赵秀英 (唱) 渐向灯光暗处行。
 吕昭华 (唱) 回廊绕过书房近，
 赵秀英 (唱) 何必娇羞假惺惺！
 吕昭华 (白) 天色不早，我们回去吧！
 赵秀英 (白) 姐姐，来到书房，我姐夫不在家，咱们进来瞧瞧怕什么的？
 (赵秀英拉吕昭华进。)
 吕昭华 (白) 我不去。
 赵秀英 (白) 得啦，姐姐进来吧！您瞧这书房里头，图书满架，笔墨纵横，跟你的屋子一样，怪不得你俩是两口子哪！
 吕昭华 (白) 你又胡说起来了。想我们女孩儿家，德、言、容、工四德为本，出此游戏之谈，岂不失了闺门庄重？此等言语，你要少讲为是。
 赵秀英 (白) 这也是句不要紧的话呀！我不懂得作女孩儿的只要提到这件事，为什么就要害羞？反正我们女子早晚是要——
 吕昭华 (白) 要怎么样？
 赵秀英 (白) 没什么，没什么。
 (吕昭华羞。)
 吕昭华 (白) 亏你说得出口！
 (吕昭华看壁上字画，赵秀英拿案上书。)
 赵秀英 (白) 姐姐，你看我作的文章好不好？
 吕昭华 (白) 你还会作文章？
 赵秀英 (白) 哟，你当就是我姐夫会作文章哪，你坐那里，好好儿的看看。
 吕昭华 (白) 原来是一卷香奁诗。待我仔细的看来。
 赵秀英 (白) 对啦！你仔细看看。
 吕昭华 (白) 待我慢慢看来。
 (吕昭华念诗。)
 吕昭华 (念) 掩抑春怀无限情，双飞蛱蝶对歌莺。恼人更有团圆月，照我孤帷分外明。
 (白) 我看此诗倒还蕴借，不落轻狂家数，果是才人口气。
 (赵秀英扮男妆，辑。)
 赵秀英 (白) 小姐拜揖！小生不知小姐驾临，有失远迎，小姐恕罪。
 (吕昭华惊。)
 吕昭华 (白) 哎呀！
 (吕昭华看赵秀英，笑。)
 吕昭华 (白) 原来是你。吓了我一头的冷汗。
 赵秀英 (白) 姐姐，看我像不像他？

吕昭华 (白) 我几时看见过他呀!

赵秀英 (白) 他是谁? 谁是他?

吕昭华 (白) 啐!

(吕昭华打赵秀英, 赵秀英躲。)

赵秀英 (白) 得啦! 好姐姐, 你看我扮的到底像男人不像?

吕昭华 (白) 待我仔细看来。

(吕昭华看赵秀英。)

吕昭华 (白) 像倒是像, 只是少了一件东西。

赵秀英 (白) 少了什么?

吕昭华 (白) 少了一双靴子。

赵秀英 (白) 幸亏少了一双靴子, 我要是一件东西不少——

吕昭华 (白) 怎么样?

赵秀英 (白) 怕你不把我当成他啦!

吕昭华 (白) 你又胡说起来了!

(赵秀英看。)

赵秀英 (白) 哟, 哪儿来的酒菜呀!

吕昭华 (白) 这是我爹娘叫他们送来的。

赵秀英 (白) 我知道。反正凡沾他的事你总记得清楚。这是姑母因为元宵佳节, 你们没过门的小两口不便坐在一处, 专给他送来的。这么办, 我刚才得罪了姐姐, 斟一盅给姐姐赔个礼吧。

吕昭华 (白) 我方才已然喝了许多, 再不能喝了。

赵秀英 (白) 你哪儿是不能喝啦, 你是舍不得喝, 还要给我姐夫留着哪, 是不是?

吕昭华 (白) 少要胡言! 我实在喝不下了。

赵秀英 (白) 这么办, 我给你斟一盅, 你要喝啦我任什么不说, 你要是不喝, 就是给我姐夫留着哪。酒在这儿, 你爱喝不喝, 我总得叫你喝。

吕昭华 (白) 我若再饮, 就要醉了。

赵秀英 (白) 不要紧, 醉了我扶你回去。

吕昭华 (白) 你也不要喝了。

赵秀英 (白) 来来来, 喝吧!

(吕昭华、赵秀英对饮。)

赵秀英 (白) 来来, 你再喝一盅, 我再陪一盅。

吕昭华 (白) 妹子, 少饮些吧!

赵秀英 (白) 姐姐, 咱们俩人喝个交你酒吧。

吕昭华 (白) 少要胡言!

赵秀英 (白) 你不喝, 我要灌你啦!

吕昭华 (白) 你真正的讨厌!

(赵秀英、吕昭华对饮。)

赵秀英 (白) 来来, 拜天地! 咱们交杯酒全喝了, 还没拜天地哪!

吕昭华 (白) 怎么越发胡说起来了, 哪个与你拜天地呀!

赵秀英 (白) 交杯酒都喝了, 不拜天地可不成!

吕昭华 (白) 我不与你如此的作耍。

赵秀英 (白) 反正你也是女的, 我也是女的, 那怕什么的!

吕昭华 (白) 我要回去了。

(赵秀英扯吕昭华跪拜。)

吕昭华 (白) 被你一闹, 我的酒涌上来了, 天色不早, 你我回去吧。

赵秀英 (白) 我可走不了啦。

吕昭华 (白) 待我搀你回去。

赵秀英 (白) 我可回不去啦, 我就在这儿睡了吧。

吕昭华 (白) 此处睡不得!

赵秀英 (白) 睡会儿再走吧。

吕昭华 (白) 睡不得!

赵秀英 (白) 你来吧!

(赵秀英拉吕昭华同做醉态入帐。书童上。)

书童 (白) 我可逛够了回来啦，可不知道我们相公回来没有！我在门房里问一声。
 (书童向左内问。)

书童 (白) 列位，我们相公回来没有？
 众家人 (内同白) 没有回来。
 (书童向右内问。)

书童 (白) 你们老爷回来没有？
 众家人 (内同白) 没有回来。
 书童 (白) 我们相公说，今儿晚上出门不叫吕大人知道，要是吕大人先回来，找他说话可怎么办？我劝他别闹一夜，他偏要闹一夜。有咧，我找他去吧。

(吕刚中上。)

吕刚中 (念) 元宵佳节多诗兴，月照湖山分外明。
 书童 (白) 吕大人，您回来啦？
 吕刚中 (白) 回来了。我在湖上与抚学二院还有几位绅士同饮，唱和诗句，可笑那抚院作了许多村言，令人好笑哇，哈哈……

书童 (白) 您别跟我说诗，我是一肚子屎。说了半天，您这是上哪儿去呀？
 吕刚中 (白) 我想你家相公，是个真正的诗人，故此将他们所作的诗词拿回来，与你们相公看看，叫他也作上几首。

书童 (白) 说了半天，您到底是上哪儿去呀？
 吕刚中 (白) 我找你们相公作诗去呀。哈哈……
 书童 (白) 怎么着！您找我们相公啊？
 吕刚中 (白) 是呀！
 书童 (白) 糟啦！糟啦！
 (书童下。)

吕刚中 (白) 什么叫糟了，真正是个蠢才。待我到花园找郭贤侄作诗去。
 郭贤侄，老夫来了。郭贤侄，老夫来了。

(吕昭华、赵秀英同搂睡，吕刚中看，急。)

吕刚中 (白) 啊，这、这、这不是昭华么？她……怎么在此啊！啊呵是了，怪不得方才在门首，他的书童，神色张皇，说道糟了。原来郭廷章这小奴才，丧心昧良，作出此事。待我向前与他理论！

(吕刚中欲进。)

吕刚中 (白) 且慢，他二人既然不要脸面，倘若用言语顶撞老夫，岂不是气上加气？有了，待我取把刀来，将他二人杀死。

(吕刚中欲走。)

吕刚中 (白) 唉，想我与郭仁兄交好多年，岂可绝了他的后代？也罢，不免等待天明，将郭廷章赶出府去，再叫昭华自寻短见，免得传扬出去，败坏我的门庭。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意。正是：
 (念) 悔恨当初没来由，不该仗义把他留。纵然淘尽湘江水，难洗今朝满面羞。
 (白) 这是哪里说起！

(吕刚中下。)

吕昭华 (唱) 睡眠中蓦地里芳心自警，
 (吕昭华揉眼看。)

吕昭华 (唱) 宵寒重酒力微口喝难禁。
 是何人他与我并头睡定？

(吕昭华看。)

吕昭华 (唱) 却原来秀英妹春梦犹沉。
 (白) 妹子醒来！
 赵秀英 (白) 好睡好睡！
 吕昭华 (白) 你看天色已亮，快快脱了衣帽，回房去吧。
 赵秀英 (白) 是！
 (赵秀英脱衣。吕昭华、赵秀英同下。)

【第十七场】

(吕刚中上。)

吕刚中 (念)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白) 且住，不想郭廷章这小奴才，勾引昭华，败坏我的门风，岂能容得！不免在厅房等他到来，与他辩明正理，赶他出去便了。

(书童拉郭廷章同上。)

书童 (白) 这一宿您上那儿去啦？叫我等您这一晚上。刚才吕大人还找您做诗来哪。
郭廷章 (白) 我不在家，吕大人知道了吗？
书童 (白) 知道啦。
郭廷章 (白) 偶然出门，也是件小事。
书童 (白) 您说是小事，吕大人可生了大气啦，坐在厅房，等着您哪。大概是嗔着您去逛窑子，替他没过门的姑奶奶吃醋啦。
郭廷章 (白) 如此，我不见他去了。
书童 (白) 那怕什么的，人人有两重父母，老丈人是半个爸爸，您去见见吧。
郭廷章 (白) 随我进来！
书童 (白) 你们丈人、女婿说话，我在旁边算干嘛的？
郭廷章 (白) 蠢材，还不随我进来！

(郭廷章进门看吕刚中。)

郭廷章 (白) 果然在此生气，不免上前见礼。咳！
(念) 一场鬼混无分晓，归来犹疑是梦中。
(白) 伯父起得甚早！
吕刚中 (白) 我起得早，你也起得不晚哪。你还有脸面前来见我！
郭廷章 (白) 伯父为何生这样的大气？
吕刚中 (白) 你昨夜做的好事。
(郭廷章背供。)

郭廷章 (白) 昨夜的事，他怎么会知道了？
书童 (白) 我说什么来着，别闹一夜，偏闹一夜，是不是？闹出岔儿来啦吧！给他赔个不是吧！
郭廷章 (白) 伯父不必动怒，是小侄的错了。
吕刚中 (白) 不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不成！
郭廷章 (白) 小侄下次不敢了。
吕刚中 (白) 这样事情，难道你还要做一次吗？
郭廷章 (白) 伯父不要气坏了身体，怨小侄年少无知，不该学古来风流才子，今后改过就是，年青人难免错处，伯父忍耐了吧。
吕刚中 (白) 呀呀呸！郭廷章小奴才！我留你在此居住，只望你读书上进，也好与你成家立业，谁知你做出这样下流无耻之事，叫我日后九泉之下，怎对得你去世父亲？你又怎么对得住我待你这番好意？
郭廷章 (白) 伯父息怒，不要声张。小侄脸面要紧。
吕刚中 (白) 你怕丢了脸面，难道不怕损了阴鹭么？
郭廷章 (白) 伯父言来语去、小侄倒明白了。
吕刚中 (白) 你明白何来？
郭廷章 (白) 莫非你嫌我贫穷，恐怕玷辱你的高门么？
吕刚中 (白) 难道你还不曾玷辱我的门庭么！
郭廷章 (白) 看伯父这样，分明是不肯容留，小侄在此无益，我要告辞了。
吕刚中 (白) 我也不容你在此放肆！

(郭廷章取金如意，抛地。)

郭廷章 (白) 这是你家定亲之物，奉还与你，我便去也！
书童 (白) 相公，您这就走吗？
(书童拾金如意。)

书童 (白) 您别瞧老丈人发脾气，丈母娘跟小姐待您可不错，到里头辞个行、别叫人背地里骂您是无义郎啊！
吕刚中 (白) 放肆，还不滚了出去！
郭廷章 (白) 这是哪里说起？

(郭廷章、书童同下。)

吕刚中 (白) 老少两个贱人，与我走出来！
 (吕夫人、吕昭华同上。)

吕夫人 (唱) 忽听前堂声喧闹，
 吕昭华 (唱) 爹爹发怒为哪条？
 (白) 爹爹万福！

吕刚中 (白) 你这贱人，还有脸来见我！
 吕昭华 (白) 女儿做出什么事来？
 吕刚中 (白) 你昨夜做得好事。
 吕昭华 (白) 女儿昨夜，不过违背父命，私出闺门，游玩花园，这也是小事啊。
 吕刚中 (白) 啊！这还是小事！
 吕昭华 (白) 女儿年幼，难免有错，下次不敢了。
 吕刚中 (白) 哎呀呀，又是一个下次不敢了！
 吕昭华 (白) 爹爹不要生气，女儿改过就是。
 吕夫人 (白) 是啊，她改过就是。
 吕刚中 (白) 呀呸！都是你这老贱人养的好女儿，她有脸面见我，我无脸面见她。这有麻绳一条，钢刀一把，你就是与我死！

(吕昭华哭。)

吕昭华 (白) 喂呀，母亲呀……
 吕刚中 (白) 你不死，就、就、就要——
 大太监 (内白) 圣旨下！
 吕夫人 (白) 老爷，圣旨下。
 吕刚中 (白) 你们回避了！
 (吕夫人、吕昭华同下。)

吕刚中 (白) 香案接旨！
 (四太监、大太监同上。)

大太监 (白) 圣旨下，跪！
 吕刚中 (白) 万岁！
 大太监 (白) 听宣读、诏曰：前任礼部尚书吕刚中，急速来京见驾。旨意读罢，望诏谢恩！
 吕刚中 (白) 万万岁！
 有劳公公一路走来，多受风霜之苦。
 大太监 (白) 这是公差，算不了什么。吕大人收拾收拾，跟着咱家，立刻进京吧！
 吕刚中 (白) 下官还有家务未完。
 大太监 (白) 别说啦，你做的好事！
 吕刚中 (白) 下官不曾做出什么事来呀？
 大太监 (白) 没做什么事怎么有人参你；告病是假，装病朦君哪？
 吕刚中 (白) 这是小事。
 大太监 (白) 这小事，主子可生了气啦。
 吕刚中 (白) 下次不敢了。
 大太监 (白) 下次再要这么着，可留神主子叫你走！
 吕刚中 (白) 实在不敢了。
 大太监 (白) 不但叫你走，还要叫你死哪！
 吕刚中 (白) 改过就是。
 大太监 (白) 孩子们，快给吕大人带马！
 太监甲 (白) 喳！
 (太监甲带马。大太监、吕刚中同上马，大太监、吕刚中、四太监同下。)

【第十八场】

(吕昭华上。)

吕昭华 (唱) 老爹爹发下了无明火性，
 一霎时逼得我有口难分。
 绳一根刀一把寻个自尽，

(吕夫人、赵秀英同上。)

吕夫人 (唱) 这件事还需要三思而行。
(白) 儿呀, 你舍得自己性命, 难道就不念为娘养育之恩了么?

吕昭华 (白) 母亲哪! 女儿生长闺门, 一十九岁, 不曾做过什么无耻之事; 不想爹爹大发雷霆, 逼儿自尽, 又不说出什么缘故。父女之间, 这样恩断义绝, 活在世上也是无味的了!

(唱) 这也是女儿我生来薄命,
(哭头) 喂呀儿的娘啊!

(吕昭华哭。赵班侯上。)

赵班侯 (唱) 又来了擎天柱架海之人。
迈虎步我且把府门来进,
他一家哭啼啼为了何情?

(赵班侯进门。)

吕夫人 (白) 兄弟来了!

赵班侯 (白) 姐姐为何啼哭?

吕夫人 (白) 哎呀兄弟, 只因你姐夫嘱咐甥女: 不许到花园中去。昨日元宵佳节, 她姊妹去到花园游玩, 你姐夫大怒, 将女婿赶出门外去了。

赵班侯 (白) 这是小事, 赶他回来就是。

吕夫人 (白) 赶走女婿, 不值紧要, 又用麻绳、钢刀立逼你甥女自尽, 故此啼哭。

赵班侯 (白) 请姐夫出来, 待我劝解劝解。

吕夫人 (白) 他又奉旨入京去了。

赵班侯 (白) 偏偏这样不凑巧, 量他走之不远, 待我赶上。

(赵班侯出门, 书童上, 撞。)

赵班侯 (白) 你是哪里来的?

书童 (白) 郭相公打发我送信来的。

赵班侯 (白) 拿来我看。

书童 (白) 您先等等儿, 这封信是要面交吕大人的。

赵班侯 (白) 我是吕大人内弟赵班侯。

书童 (白) 敢情是小舅子!

赵班侯 (白) 蠢才! 书信拿来!

(书童交书信, 赵班侯看。)

赵班侯 (白) 原来是一封休书。我想此事, 定有蹊跷, 此时不便与甥女观看, 我自有道理。

书童 (白) 你看明白没有, 那上头全是骂你们的话, 你就交给吕大人就结啦。

赵班侯 (白) 放你娘的屁!

书童 (白) 好厉害的舅爷!

赵班侯 (白) 滚!

(赵班侯踢书童。书童下, 赵班侯进门。)

赵班侯 (白) 姐姐, 我姐夫去之已远, 赶不上了。我倒有个主意在此。

吕夫人 (白) 有何主意?

赵班侯 (白) 我本要接秀英同往广东, 如今莫若叫昭华同我前去, 待等日后, 再与姐夫分辩, 不知甥女意下如何?

吕昭华 (白) 舅父啊, 甥女生长一十九岁, 未曾离过母亲膝下。如今一旦生生拆散, 活活分离叫甥女怎能割舍? 我纵然一死, 也要死在母亲面前。

赵秀英 (白) 姐姐, 你不愿意活着分离, 难道你愿意死了分离吗? 你快跟着我父亲走吧。

吕昭华 (白) 呀!

(唱) 左思右想心不定,
叫人哪得不伤情。
(白) 贤妹, 我今此去, 不定何日才能回来, 我母亲若是想念我时, 望你多多劝解, 请上受我一拜。

(吕昭华跪, 赵秀英同跪搀起。车夫上。)

吕昭华 (唱) 飞来大祸从天降,
母女分别最惨伤。
我今此去南海上,
何日才能转回乡?

老母膝前难奉养，
有劳贤妹伴高堂。
没奈何随了舅父往，

(吕昭华出门上车。)

吕昭华 (唱) 从今梦魂绕钱塘。
(白) 母亲、妹子!

(吕昭华哭。)

吕夫人 (白) 昭华我儿!

赵秀英 (白) 姐姐!

(吕夫人、赵秀英同哭。赵班侯持包袱上马，赵班侯、吕昭华、吕夫人、赵秀英自两边分下。)

【第十九场】

(郭廷章上。)

郭廷章 (唱) 自到京都改名姓，
幸喜金榜已标名。

(书童上。)

书童 (白) 参见相公! 哈哈……

郭廷章 (白) 你笑什么?

书童 (白) 我笑的是人的运气要是来了，城墙也挡不住。

郭廷章 (白) 此话怎讲?

书童 (白) 自从您到京下场，谁知道吕刚中那老头子点了主考官。您怕他暗地算计您，您把姓名倒了个个儿、郭廷章改了章麟图，居然中了状元。您怕拜老师露了馅儿，偏偏吕大人又奉旨上琉球国封王去啦，老师也可以不用见啦。您说您的运气够多好!

郭廷章 (白) 真乃托天之福。

书童 (白) 不但这么着，您还有走运的事呢。您这状元，一年差使没有当就放学台了，还是大省份，放的是广东。这个缺可好极啦!

郭廷章 (白) 此话当真?

书童 (白) 有京报为证。您看!

(书童递京报，郭廷章接着。)

郭廷章 (白) 果然放了广东学政。明日收拾上任! 正是:

(念)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

书童 (念) 马走膘来人走运，鸭子专在水里蹲。

郭廷章 (白) 胡说!

(郭廷章、书童同下。)

【第二十场】

(四文堂、吕刚中同上。)

吕刚中 (白) 开道!

四文堂 (同白) 啊!

(【粉孩儿前半支】。吕刚中、四文堂同走圆场。)

吕刚中 (白) 老夫、吕刚中。奉旨入京，补授吏部尚书，兼理宗伯。蒙圣恩钦放会试大主考，三场已毕，尚未接见门生，圣旨到来，命我去至琉球国封王。
人役们，趲行者!

四交堂 (同白) 啊!

(【粉孩儿后半支】。吕刚中、四文堂同下。)

【第二十一场】

(吕昭华上。)

吕昭华 (唱) 那日风波平地起，

骨肉生离甚惨凄。
母女隔断三千里，
那厢流泪这厢啼。
我今绝少人生趣，
不如早死命归西。

(白) 奴家、吕昭华。只因元宵佳节，我与秀英妹妹游玩花园，不想爹爹大怒，逼我自尽。多亏舅父将我带到广东，倒也十分怜爱。但是寄人篱下，怎比得在母亲面前那般安乐，是我终日思念母亲，不知何日见面也！

(唱) 思亲梦绕钱塘路，
女儿花作寄生枝。

(赵班侯上。)

赵班侯 (唱) 闻得恩纶添喜气，
又听闺中泪悲啼。

(白) 甥女为何又在此啼哭？

吕昭华 (白) 甥女有万种愁肠，怎不悲泪！

赵班侯 (白) 甥女不必啼哭，我接得抄报，知道你父往琉球国封王去了。待他转来必来与我相见，那时我将你的冤情，分辩明白，你一家也好团圆。他若再执性。我就要得罪他了！

吕昭华 (白) 多蒙舅父美意，只是我爹爹性情不好，不要为了甥女之事，伤了你二老的和气。

赵班侯 (白) 不必多言，安息去吧！

吕昭华 (白) 遵命。正是：

(念) 人人都有天伦乐，不知何苦要参商。

(吕昭华下。)

赵班侯 (白) 且住，我看甥女已是出嫁之年，当初许配郭廷章，不想他两家失和，竟自写了休书，被他休弃。休书如今还在我手，昭华久居我处，终非了局。日前在接官厅上，见那新任学政章麟阁，少年英俊，又闻得制军毛大人言道，此人尚未婚配。我不免将昭华许配与他，就是吕老头儿回来，女儿是他不要的了，谅他不能有什么言语，我就是这个主意。

(院子暗上。)

赵班侯 (白) 家院！

院子 (白) 在。

赵班侯 (白) 拿我名帖，到首府衙门，请李大人去到学院那里，说我烦他与小姐提亲。快去！

院子 (白) 是。

(院子下。)

赵班侯 (白) 我想广州府知府李琛，他是章麟阁的同年，此去一定成功了，我那女儿秀英，不久也要出阁，我也曾差人前去接她，并将我姐姐接来，不久就要双喜临门了。哈哈……

(赵班侯下。)

【第二十二场】

(郭廷章上。)

郭廷章 (念) 门庭冷落清如水，往事思量恨转添。

(书童暗上。)

郭廷章 (白) 下官、郭廷章。改名章麟阁。蒙圣恩简授广东学政。自到任以来，倒也清闲，只是中馈乏人，好不愁烦也！

(李琛上。)

李琛 (白) 门上有人么？

书童 (白) 是哪一位？

李琛 (白) 广州府知府李琛求见。

书童 (白) 候着。

启大人：广州府李大人求见。

郭廷章 (白) 有请！

书童 (白) 有请。
 (李琛进门, 郭廷章迎。)

李琛 (白) 参见大人!
 郭廷章 (白) 年兄请坐!
 李琛 (白) 告坐。
 郭廷章 (白) 年兄到此, 必有所为?
 李琛 (白) 只因提督赵大人有一小姐, 四德俱全, 要与大人为配, 特遣卑职前来为媒。
 郭廷章 (白) 高门爱女, 不敢高攀。就烦年兄好言谢却。
 李琛 (白) 告退!
 郭廷章 (白) 恕不远送。
 (李琛出门, 书童随出。)

书童 (白) 您就走吗?
 李琛 (白) 你家大人不允亲事, 我只好回复赵家。
 书童 (白) 您怎么这么性急呀! 这说亲的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成的事, 您先在外边等等儿, 我替您说去。

李琛 (白) 未必说得下来?
 书童 (白) 保管能成, 我是我们老爷面前的一个大红人啊!
 李琛 (白) 全仗大力。
 (李琛下。书童进门。)

书童 (白) 赵大人提亲, 大人为什么不答应啊?
 郭廷章 (白) 我的事你要少管。
 书童 (白) 太老爷去世, 您的事我不管谁管呀?
 郭廷章 (白) 胡说!
 书童 (白) 您知道赵大人是谁吗?
 郭廷章 (白) 我哪里知道?
 书童 (白) 就是您从前的舅丈人, 吕大人的小舅子。
 郭廷章 (白) 你是怎么知道的?
 书童 (白) 您是秀才不出门, 不知家里事, 连丈人家的亲戚都闹不明白。它是那年我给您送休书去, 撞了这位舅爷, 他说了一声放屁, 孝敬了我一大腿, 奉承了我一声滚蛋, 我是认准了他啦。如今他来求亲, 正好答应, 叫您那嫌贫爱富的丈人知道, 正好气一气他。

郭廷章 (白) 我的姓名已经改了啊。
 书童 (白) 改了名姓改不了人啊, 难道姑爷、丈人还不见面吗?
 郭廷章 (白) 只是我已将媒人辞退了。
 书童 (白) 我已经把他留在外边, 没走哪。
 郭廷章 (白) 如此, 有请!
 书童 (白) 有请李大人。
 (李琛上。)

李琛 (白) 啊大人!
 郭廷章 (白) 年兄, 亲事小弟允下, 烦劳回复赵大人, 说本院即日过府求亲。
 李琛 (白) 遵命!
 (李琛出门。郭廷章带书童同下。)

李琛 (白) 不听同年之言, 反信奴仆之话, 做官人都是如此。不免回复赵提台便了。
 (李琛走圆场。)

李琛 (白) 门上哪位在?
 (院子上。)

院子 (白) 何事?
 李琛 (白) 广州府知府李琛求见。
 院子 (白) 候着。
 有请大人!

(赵班侯上。)

赵班侯 (白) 何事?
 院子 (白) 广州府知府李大人求见。

赵班侯 (白) 有请!

院子 (白) 有请。

(李琛入见。)

李琛 (白) 参见大人!

赵班侯 (白) 李大人, 请坐!

李琛 (白) 告坐。

赵班侯 (白) 亲事如何?

李琛 (白) 亲事应允, 学院言道, 即日亲自过衙求亲。

赵班侯 (白) 有劳大驾。

李琛 (白) 告退!

赵班侯 (白) 老夫不送。

(李琛下。)

赵班侯 (白) 有请小姐出堂!

院子 (白) 请小姐出堂。

(吕昭华上。)

吕昭华 (念) 红颜薄命都如此, 一日思亲十二时。

(白) 舅父万福!

赵班侯 (白) 甥女少礼, 坐下!

吕昭华 (白) 告坐。

赵班侯 (白) 恭喜甥女, 贺喜甥女。

吕昭华 (白) 甥女喜从何来?

赵班侯 (白) 只因甥女在此, 终非久常之计。我看新科状元章麟阁, 少年英俊, 又是现任学院, 已将甥女许配他了, 岂不是一喜?

吕昭华 (白) 舅父, 想甥女终身, 已然许配郭郎, 我爹爹虽然将他赶走, 谅他必非负义之人。甥女岂能另行改嫁?

赵班侯 (白) 是你有所不知, 只因那郭廷章被你父赶出门去, 他心中不忿, 写来休书。休书现在我手, 你拿去看来!

(赵班侯递书。吕昭华接书看, 呆。)

吕昭华 (白) 原来如此。郭廷章, 你为何这等冒失! 唉, 女子痴心, 男儿负义, 我吕昭华不知何罪, 生父不认我为女, 未婚夫不要我为妻, 我好命苦哇!

赵班侯 (白) 甥女不必背地沉吟, 依我之见, 嫁了章麟阁, 气死郭廷章那个小奴才!

吕昭华 (白) 舅父, 这封休书且不管它, 如今待我父海外归来, 辩明冤枉, 我便削发为尼, 以了残生。

赵班侯 (白) 我岂肯叫你削发为尼, 还是出嫁的好。

吕昭华 (白) 我是一辈子不嫁人的了。

赵班侯 (白) 你不嫁人, 不值紧要。但是章学院已经允了亲事, 我虽有一个女儿, 早就有了人家, 不久就要出嫁。我已经差人致书你母, 接她前来, 想这一半日就到。你不嫁人, 我哪里再变一个女儿, 难道叫我去嫁人不成?

吕昭华 (白) 但凭舅父。正是:

(念) 有言皆逆耳, 无日不回肠。

(吕昭华下。)

赵班侯 (白) 好一个“但凭舅父”。哎呀呀, 这分明是叫我去嫁人。想我在万马军中, 不曾皱眉, 这一次却糟了!

(院子上。)

院子 (白) 姑太太、小姐到。

赵班侯 (白) 有请!

院子 (白) 有请姑太太、小姐。

(吕夫人、赵秀英同上。)

吕夫人 (念) 千里为娇儿,

赵秀英 (念) 来到广州城。

(吕夫人、赵秀英同进门, 赵班侯迎。)

吕夫人 (白) 兄弟!

赵秀英 (白) 爹爹!

赵班侯 (白) 姐姐来了！
 吕夫人 (白) 为何不见女儿？
 赵班侯 (白) 姐姐：你女儿我已经许配人了，姐姐快到后面，你母女相会。
 吕夫人 (白) 我女儿已然许配郭家的了。
 赵班侯 (白) 不要再提起郭家，是那郭廷章写来休书，将她休弃。不必多言，姐姐只劝她另嫁他人的好。
 吕夫人 (白) 你许的是哪一家呢？
 赵班侯 (白) 新科状元，现任学政章麟阁。还不门当户对吗？只是你女儿说什么从一而终，定要与郭家守节。姐姐还是劝她另嫁他人才好。
 吕夫人 (白) 见过女儿，再做道理。
 (吕夫人、赵秀英同下。)
 郭廷章 (内白) 学院大人到！
 院子 (白) 学院大人到。
 赵班侯 (白) 有请！
 院子 (白) 有请。
 (〔吹打〕。四青袍、郭廷章同上，赵班侯出迎。)
 赵班侯 (白) 郭大人！
 郭廷章 (白) 赵大人！
 赵班侯、
 郭廷章 (同笑) 哈哈！
 (赵班侯、郭廷章同进门。)
 赵班侯 (白) 请坐！
 郭廷章 (白) 谢坐。敝同年李大人前往敝衙，承贵府不弃，愿结婚姻，特地亲自过衙，面求亲事。
 赵班侯 (白) 岂敢！后堂留宴，你我有话慢慢叙谈，请！
 郭廷章 (白) 请！
 (赵班侯、郭廷章同下。)

【第二十三场】

(吕昭华病妆上。)

吕昭华 (唱) 吕昭华好一似危巢孤燕，
 风又吹雨又洒不得安全。
 镇日里病恹恹愁肠暗转，
 似这般憔悴死遗恨终天。

(吕夫人、赵秀英同上。)

吕夫人 (唱) 母女们这几年天遥地远，
 赵秀英 (唱) 姐妹花也隔了道路三千。

(吕夫人、赵秀英同进门。)

吕夫人 (白) 我儿！
 赵秀英 (白) 姐姐！
 吕昭华 (哭) 母亲呀！
 吕夫人 (哭) 儿啊！
 赵秀英 (白) 姑母、姐姐，你们母女相见，应当欢喜才是，怎么反倒哭起来啦？
 吕夫人 (白) 是啊，应当欢喜才是啊。
 赵秀英 (白) 姐姐，您也不用哭啦，咱们坐下说话吧！

(吕夫人、吕昭华、赵秀英同坐。)

吕昭华 (白) 母亲是几时来的？
 吕夫人 (白) 方才来的。儿呀，既是郭廷章写下休书，你舅父将你许配新科状元章麟阁，你就该应允才是。
 吕昭华 (白) 女儿主意已定。我是一辈子不嫁人的了。
 赵秀英 (白) 姑母，我姐姐既是不嫁人，您就不用劝她了，我们这儿有个大花园子，姐姐，咱们去散散心，逛逛花园去吧。

吕昭华 (白) 哎呀呀，再不要提起花园，只因游玩花园，才惹出这场是非。如今听说花园二字，我的头都疼了。

赵秀英 (白) 那是你们的花园，这是我们的花园呀！

吕昭华 (白) 我是不去的。

赵秀英 (白) 姑母，您让她跟我散散心去吧。

吕夫人 (白) 儿呀，你就陪你妹子去吧。

吕昭华 (白) 孩儿遵命。

赵秀英 (白) 姑母，您后边歇着吧。

吕夫人 (白) 你啊好好游玩，不要再闹出意外之事来呀。

赵秀英 (白) 您放心吧，有我哪，没错儿。

(吕夫人下。)

赵秀英 (白) 姐姐，走啊！

吕昭华 (白) 妹妹请！

(唱) 久病新痊无甚事，

赵秀英 (唱) 踏雪寻梅且一游。

(白) 姐姐您瞧，白的是雪，红的是梅花，有多么好看哪！

郭廷章 (内白) 学院大人游园来了！

赵秀英 (白) 您瞧够多么巧，咱们姐儿俩刚来，学台大人也来啦，咱们在亭子里躲躲吧。

(吕昭华、赵秀英同入亭藏身。【小过门】。郭廷章、赵班侯同上，同入园，郭廷章见吕昭华、赵秀英急退出。郭廷章背供。)

郭廷章 (白) 原来有内眷在此。

赵班侯 (白) 为何欲前又却？

郭廷章 (白) 改日再来。

赵班侯 (白) 请！

(郭廷章、赵班侯自两边分下。赵秀英拉吕昭华同出，赵秀英笑。)

赵秀英 (白) 姐姐您看见没有？

吕昭华 (白) 看见什么？

赵秀英 (白) 他是章麟阁吗？我看他不是章麟阁，他是郭廷章。可是他为什么又改了名姓了哪？

吕昭华 (白) 我看也好像是他，他几时做的官哪。

赵秀英 (白) 这是你命里该做官太太。

(吕昭华羞，欲下，赵秀英拉住。)

赵秀英 (白) 你既知道是郭廷章，这门亲事你答应不答应？

(吕昭华不理。)

赵秀英 (白) 好难开的金口。这么办吧，你要是不答应，就在这里站着。你要是答应呀，您就回房去吧。

(吕昭华笑，跑下。)

赵秀英 (白) 我姐姐答应啦。待我告诉我爹爹去吧！

(赵秀英跑下。)

【第二十四场】

(书童上。)

书童 (念)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白) 我郭府的旧书童，新升大管家的便是。自从我们相公，中了状元，放了学台，人人都称呼他大人，连我也改了大叔啦，众位瞧我抖不抖。只因去年，我们大人跟赵提台结亲，今天是迎娶之日。待我把捡的吕家那个金如意，给他戴上，叫他露一露。说话之间，我们大人来也！

(四青袍、郭廷章同上。)

郭廷章 (念) 鼓瑟鼓琴，宜室宜家。

书童 (白) 大人，您这就走吗？

郭廷章 (白) 就要前去了。

书童 (白) 您的红没有披好，我再给您披一披。

(书童与郭廷章偷戴金如意。)

郭廷章 (白) 正是：
(念) 人逢喜事精神爽，大登科后小登科。
(白) 吩咐外厢顺轿！
书童 (白) 外厢顺轿！
四青袍 (同白) 啊！

(〔牌子〕。四青袍、郭廷章同下。)

书童 (白) 你们瞧，我们大人够多么马虎啊，我把金如意给他搁上，他都不知道。
(书童下。)

【第二十五场】

(吕夫人、赵班侯同上。)

吕夫人 (念) 多亏兄弟神机算，
赵班侯 (念) 今日才将功行完。

(院子上。)

院子 (白) 吕姑老爷到。
赵班侯 (白) 正要寻他，他倒来了。
姐姐，少时姐夫到来，不必多言，有小弟一人担待。
有请吕姑老爷！

院子 (白) 有请吕姑老爷。

(吕刚中上。)

吕刚中 (念) 宣威海外皇恩远，奉使归来访故亲。

(吕刚中进门。)

赵班侯 (白) 姐夫！
吕刚中 (白) 舅老爷！怎么，夫人也在此处？
赵班侯 (白) 是我差人接了来的。
吕刚中 (白) 今日为何悬灯结彩？
赵班侯 (白) 今日是我女儿出嫁之日。
吕刚中 (白) 如此，我要吃你的喜酒了。

吕刚中、
赵班侯 (同笑) 哈哈……

赵班侯 (白) 这个喜酒，我一定请你吃的，不但请你吃喜酒，我还有许多事情要你代劳呢。

吕刚中 (白) 当得效劳。

郭廷章 (内白) 新贵人到！

赵班侯 (白) 姐姐不必回避。有请新贵人！

院子 (白) 有请新贵人。

(院子下。四青袍、书童、郭廷章同上。吕刚中见郭廷章惊。)

吕刚中 (白) 你不是郭廷章么？

郭廷章 (白) 我正是郭廷章。你待如何！

吕刚中 (白) 你为何改了名姓？

郭廷章 (白) 我改名姓与否，与你何干？

吕刚中 (白) 你这人也配做官？

郭廷章 (白) 我做的朝廷的官，与你何干！

吕刚中 (白) 贤弟，你怎么招这样人为婿？

赵班侯 (白) 我招他为婿，与你何干？

吕刚中 (白) 也就是你赵家，若我吕家是不招他的。你看他是状元、学政，便要与他做亲，
你可知他的人品太不端正了。

郭廷章 (白) 你当初嫌贫爱富，今日我看你悔也不悔！

吕刚中 (白) 我何曾嫌贫爱富，只为你的人品不端。

郭廷章 (白) 哪个人品不端？

吕刚中 (白) 败坏我的门庭，我还要叫你与我死去的女儿偿命呢！

郭廷章 (白) 此话从何而起？

吕刚中 (白) 那年元宵佳节，你闹了一夜呀。

郭廷章 (白) 元宵佳节我闹了一夜，你怎么知道？

吕刚中 (白) 你在我花园之内，做那不端之事，我曾亲眼得见。

郭廷章 (白) 你那是见了鬼了！

赵班侯 (白) 新贵人提到元宵佳节，我倒想起，那日曾在勾栏院中，怒打不平，夺回金如意，莫非救的便是你么？

郭廷章 (白) 原来那夜救我的便是大人？

吕刚中 (白) 那金如意是我传家之宝，快快把还于我。

郭廷章 (白) 金如意也曾与你留下。

书童 (白) 那不是在您身上哪吗！

郭廷章 (白) 怎么会在我身上？

书童 (白) 您会扔，我不会捡吗。

郭廷章 (白) 蠢才！

赵班侯 (白) 此事好不明白，我自自有道理。
姐姐，您把新人唤出来吧！

吕夫人 (白) 女儿快来！
(吕昭华上。)

吕昭华 (唱) 母亲做事理不当，
哪有个新郎在此唤新娘！

(白) 母亲何事？

吕夫人 (白) 你爹爹来了。

吕昭华 (白) 我爹爹回来了？这是我出头之日了。
爹爹在哪里？

(吕刚中见吕昭华惊。)

吕刚中 (白) 你不是昭华儿么？

赵班侯 (白) 她不是昭华，她是华昭。

吕刚中 (白) 贤弟，你前次与我去信，不是说她死了么？

赵班侯 (白) 我怕你气死了，所以说她死了。

吕刚中 (白) 昭华，似你这下贱无耻之人，还有脸面见我，你若不死，我就要打！

赵班侯 (白) 她如今是我的女儿，你打不得了。
女儿，后面收拾去吧！

吕昭华 (白) 女儿死也要死个明白。请问爹爹，见了女儿，如此生气，到底为了何事？

吕刚中 (白) 你自己做的事，反来问我么？

吕昭华 (白) 女儿做出什么事来？

吕刚中 (白) 你还装糊涂，你不用问我，你糊糊涂涂死了吧，为父说不出口。

吕昭华 (白) 女儿死都死得，有什么说不得呢？

赵班侯 (白) 着哇，女儿死都死得，有什么说不得呢？

吕刚中 (白) 定要我说，我也不要我老面皮了。
贤弟，这里来。你去问她，那年元宵佳节，她游玩花园，可是有的？
待我问来。

赵班侯 (白) (郭廷章背供。)

郭廷章 (白) 游玩花园，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呀！

赵班侯 (白) 昭华，那年元宵佳节，你游玩花园，可是有的？

吕昭华 (白) 有的。

赵班侯 (白) 有的。
姐夫，她说有的。

吕刚中 (白) 有啊，有就叫她死！
(郭廷章背供。)

郭廷章 (白) 游玩花园，便问死罪，这是哪一国的刑法呀？

吕刚中 (白) 再去问她，在书房之中同一男子饮酒，可是有的？

赵班侯 (白) 我去问她。
昭华，你在书房同一男子饮酒，可是有的？

吕昭华 (白) 有的。

(郭廷章背供。)

郭廷章 (白) 糟了!

赵班侯 (白) 姐夫, 她说有的。

吕刚中 (白) 有的? 来来来, 问问她同那郭廷章睡在一处, 可是有的?

赵班侯 (白) 你就胡说了, 那年元宵佳节, 我同那郭廷章, 在妓院闹了一夜; 天亮之后, 各自分手, 难道他有分身法不成?

吕刚中 (白) 你不明白。问她, 她就说明白了。

赵班侯 (白) 好好好,
昭华, 你同男子睡在一处, 可是有的?

吕昭华 (白) 也是有的。

赵班侯 (白) 糟了! 连我的老面皮都没有了!

(赵班侯向吕刚中。)

赵班侯 (白) 姐夫,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吕刚中 (白) 怎么倒是我的不是了?

赵班侯 (白) 你的女儿, 已经许配郭廷章, 早晚是要成亲的, 睡在一处也是小事, 你就该遮盖遮盖才是。你、你、你这么闹得天翻地复, 可笑你枉读诗书, 一分涵养都没有, 还不及我这武将, 比你的度量大多得多呢!

吕刚中 (白) 你这度量, 我是学不出来的。

(郭廷章背供。)

郭廷章 (白) 我也学不出来的。

赵班侯 (白) 你这个人原来是固执不通啊!

吕昭华 (白) 原来为了此事, 我倒要问个明白。
爹爹, 那年元宵佳节, 女儿在花园书房, 与一男子饮酒同睡, 可是爹爹亲眼看见么?

吕刚中 (白) 自然亲眼看见。

吕昭华 (白) 既是亲眼得见, 可曾看见那男子, 他是何人?

吕刚中 (白) 我何用细看, 一定是郭廷章。

郭廷章 (白) 你少要血口喷人!

吕昭华 (白) 他若不是男子呢?

吕刚中 (白) 分明是郭廷章。怎么说不是男子?

吕昭华 (白) 女儿若不说明, 量爹爹你是一辈子明白不了!

赵班侯 (白) 甥女快快讲来。

吕昭华 (白) 如此, 爹爹、舅父容禀。

吕刚中 (白) 讲!

吕昭华 (白) 只因那年元宵佳节, 爹爹出门去了, 女儿同秀英妹子陪着母亲饮酒, 母亲醉了, 回房安息。秀英妹子言道, 郭公子不在花园, 要儿同去游玩。是儿再三不肯前去。妹子百般纠缠, 无奈只得与她同行。路过书房, 她将我扯到里面, 床上现有郭郎脱下衣巾, 妹子穿戴起来, 与儿作耍, 案上有爹娘送来酒果, 儿等一时高兴, 便饮起酒来, 不想吃得酩酊大醉。本想回房, 怎奈酒性发作, 难以行走。糊里糊涂倒在床上, 睡了一夜, 天明各自回房。不想爹爹次日大发雷霆, 先将郭郎赶走, 后逼女儿自尽。爹爹请想, 幸得女儿当时不曾得死, 若是当时自尽, 日后秀英妹子无意之间将此事说明, 爹爹, 你是悔也不悔?

吕刚中 (白) 哦!

赵班侯 (白) 是啊, 你是悔也不悔?
甥女, 你往下再讲。

吕昭华 (白) 女儿生死二字, 可以置之不问。可怜我母亲年过半百, 膝下无儿, 只生女儿一人。若将女儿逼死, 我母是何等伤心, 难道爹爹, 你就不念夫妻、父女之情么?

赵班侯 (白) 对呀。问得痛快, 往下讲。

吕昭华 (白) 那日爹爹将郭郎赶出府去, 是他送来休书一封, 将儿休弃。倘若当日他不写休书前来, 如今他得中状元, 身授学院, 前来迎娶女儿。爹爹, 你又将如何哇?

(赵班侯指吕刚中。)

赵班侯 (白) 只好叫他去嫁人!

吕昭华 (白) 女儿只说冤沉海底, 不想也有辩明之日。爹爹既然明白过来, 女儿死也甘心。

也罢，女儿就碰死在你二老面前吧！

吕夫人（白） 哇，我把你这老杀才的，我好好一个女儿，险些死在你手，你那刀，你那绳，你自己去死吧！

吕刚中（白） 糟了！

赵班侯（白） 姐姐不要与他生气，他是老糊涂的了。

吕刚中（白） 我本来是老糊涂了。夫人，下官这厢赔礼。

吕夫人（白） 你还有面目见我，你就是糊糊涂涂死了吧。

（吕夫人下。）

吕刚中（白） 贤弟，这便如何是好？

赵班侯（白） 晚间赔个礼儿，也就是了。

甥女，话已说明，后面梳妆去吧。

吕昭华（白） 舅父，我还有话讲呢。

赵班侯（白） 你还有何话讲？

吕昭华（白） 舅父，问他是章麟阁呢，还是郭廷章呢？

赵班侯（白） 章麟阁怎样？郭廷章又便怎样？

吕昭华（白） 若是章麟阁，我便依从他的亲事；若是郭廷章，我这里还有他的休书呢。

（吕昭华递休书，赵班侯接。）

赵班侯（白） 新贵人，这里还有你的休书呢。

郭廷章（白） 这是当初之罪，这厢赔礼。

赵班侯（白） 与我赔礼无益，我又不与你入洞房！

（郭廷章向吕昭华赔礼。）

郭廷章（白） 啊小姐，千不是，万不是，全是下官的不是。这厢赔礼了。

（吕昭华不理。）

郭廷章（白） 我这里跪下了。

（郭廷章跪，吕昭华欲搀，羞下，赵班侯搀郭廷章起。）

郭廷章（白） 二位大人，到底哪一位是我的真正丈人哪？

赵班侯（白） 他是你的丈人。

郭廷章（白） 吕岳父，今日小婿与令媛成亲，可算玷辱你的门庭了！

吕刚中（白） 既往不咎，休得取笑了。

（院子暗上。）

赵班侯（白） 天不早了，请搀扶新人出来，你们回府拜堂去吧。

郭廷章（白） 谨遵台命。

赵班侯（白） 搀新人！

院子（白） 搀新人。

（院子下。二丫鬟搀吕昭华同上，吕昭华拜别吕刚中、吕夫人、赵班侯，上轿。）

郭廷章（白） 拜辞了，改日登门叩谢！

吕刚中、
吕夫人、
赵班侯（同白） 请！

（【尾声】。众人自两边分下。）

（完）